

**PRESSBOOK**

ELMGREEN & DRAGSET

*Artnow*

*December 2015*



Artnow  
Winter 2015

ARTIST / 艺术家

58

# ELMGREEN & DRAGSET

## 穿越明日之明

如果要为当代艺术举行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那么装置艺术领域的主角非Elmgreen & Dragset莫属。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的创作便善于勾起观众的好奇心。美国得克萨斯州沙漠地区的普拉达卖场、埋在地里的拖车、假想的靠自杀结束生命的收藏家、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广场上突然登场的骑木马的少年、人鱼王子等作品已然成为他们浓墨重彩的篇章。7月韩国Plateau美术馆举行了他们在韩国的首次展览。他们的作品以无边的想象为基础，又融入了浓浓的感伤。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作品吧。

编译：金在硕、毛菊丹 照片提供：Galerie Perrotin

59



# Artnow

## Winter 2015

1. 2013年在维多利亚及艾伯特博物馆(V&A)举办的《明天》展全景;  
2. 2003年在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展出的作品《剪切》，  
呈现一辆嵌在地里的轿车；3. 作品《无力的结构》，187号，混合材料，  
80×140×150厘米，2002；4. 作品《无力的结构》，101号，青铜雕塑，  
411×174×442厘米，2012。这件作品是伦敦市与英国艺术委员会联合  
组织的公共艺术项目，入选“第四个底座”(The Fourth Plinth)项目，  
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展出。



60



2



3



4

61

# Artnow Winter 2015



去年春天在纽约贝浩登画廊(Galerie Perroutin)亮相的作品展《穿越明天》(Past Tomorrow),可以说就是你们最近创作倾向的浓缩。展览现场由特殊的场地改造而成,文化、社会、政治与视觉性象征要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引起大家对艺术创作者的态度的思考。其中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故事吗?

展览《穿越明天》是2013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举办的展览《明天》(Tomorrow)的延续,我们创造了Norman Swan这个人。他虽有远大理想,但实际上却一事无成。我们将V&A博物馆画廊的5处场所改造为家居环境,其中包括客厅、卧室、厨房和书房,并在房间里有选择地放置了博物馆藏品、古董以及我们自己的作品。观众通过观看摆放的物品便可以直接感受到Swan的性格和起伏的人生故事。这些物品担负着舞台表演者、美术馆管理员乃至电影导演的角色。我们深受卢奇诺·维斯孔蒂(Luchino Visconti)和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等电影导演的影响,喜欢单独充满戏剧性的虚拟公共艺术空间。也就是说,即使剧中人物不在场,观众也能了解到与角色相关很多信息。同时,我们还撰写了供观众们参考的电影剧本。通过对照展览和剧本,观众们便能对Swan挥霍财富直至最终破产、变卖老宅、远走他乡的生命轨迹略知一二。

《穿越明天》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80年代,这与他决定重回纽约的时间相近。内容焦点放在Swan回到纽约之后的生活,设置空间只锁定在他的卧室。观众看着他的书桌、相册和墙上的画等物品,能够详细地了解到更多与他相关的故事。

祝贺你们的韩国首展顺利开幕,说起布展,好像存在过不少困难,比如反光的玻璃和强烈的阳光,还有让作品看起来缩小的过高的天花板等。但不知为什么,你们的作品仍然呈现出和谐的空间感。Plateau的空间和其他那些展出过我们作品的机构明显不同。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第一次视察展馆后进行创意构思,而这次我们在Plateau的独特环境里获得了奇妙的灵感。从天花板到地板全玻璃设计的Plateau让我想起了机场,所以把中央展示空间的名字改成“*Aéroport Mille Plateaux*”,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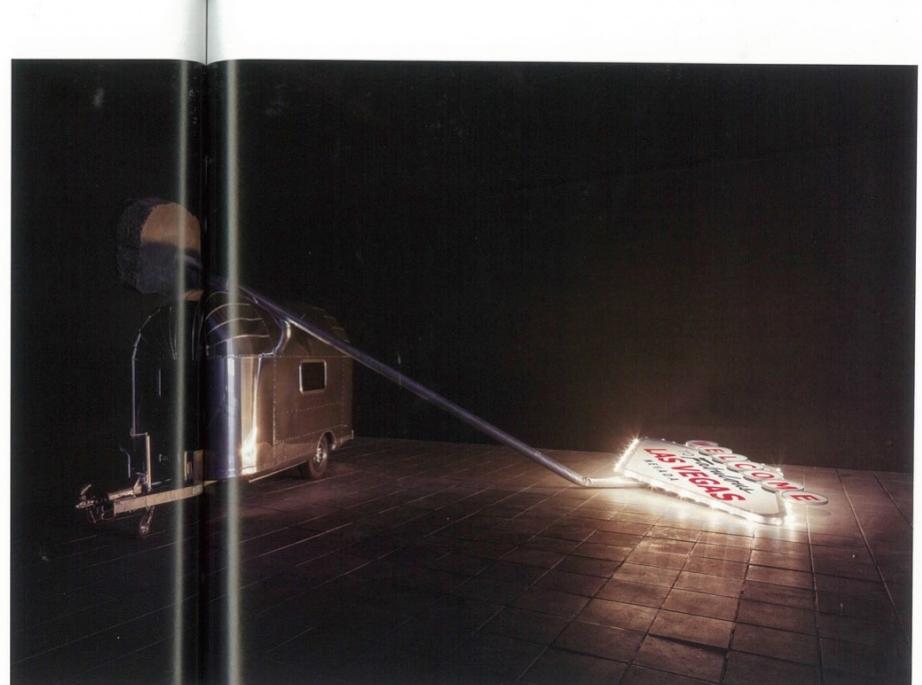
名称将美术馆的名字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写的《一千个高原》(Mille Plateaux)相组合,整个机场作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哲学的试验场,“非场所”(non-place)的现实机场作为装置场所时概念的意义被削弱了。展示空间内包含了安检台、旅客登机口、广告牌、行李包装机、贵宾厅等机场必备的要素。而在准备这些装置时,我们脑海里并没有浮现特定的国家形象。这与地缘政治无关,也许仅仅是为了呈现出境旅行的标准体验,我们将所有要素包罗其中。

从1995年起,你们就以艺术家二人组的形式开展艺术事业,我把两位的相识比作“诗”和“戏剧”的相遇可能也不足为奇。在成为艺术家之前,Elmgreen学习诗歌创作,Dragset学习戏剧和表演,你们既是恋人又是朋友,还是同事,而这几种关系的转换对你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任何创作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合作时双方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确定无疑的是从创意的构想到呈现,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两人的共同努力。由于我们俩分别居住在柏林和伦敦,创作的讨论一直是通过邮件、电话或者Skype来进行的——当然,面对面的讨论会更好。工作之外,我们还会经常一起旅行。虽然有时各抒己见,想法难以统一,但是彼此能共享经验就是莫大的幸福。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受住难以避免的压力。

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我们的作品《无力结构》(Powerless Structures)看起来是一件非常艺术的艺术品。我们用200升白漆在展览现场刷了12个小时才完成,这像是对抽象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等这类崇尚男性权力的艺术家开的玩笑。可能是缘于非艺术专业出身的背景,我们在一边学习艺术,一边融入当代艺术圈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超现实的幽默,像“临时美术馆”(temporary art museum)这样的字眼直接或间接地在作品中出现,让人们感受到对当代艺术的批判的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将艺术传统和艺术批评融入创作的好作品。

我们认为将新鲜血液融入到已知的创作要素中,维持连贯性的同时,拉近与同时代的



通过充满张力和戏剧感的作品,Elmgreen&Dragset这对艺术家组合向我们展示了极具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与哲学思考,这些作品似乎也在隐隐约约地诉说着被我们故意逃避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14年在哥本哈根国立美术馆展出的作品《传记》。



距离，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保持同一种质态度。将作品放置在不同的脉络里，也能对艺术史甚至整个历史领域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在过去那些作品中，你们认为哪一件更具转折意义？

重新审视过去的作品，2003年的《巴黎日记》(Paris Diaries)对我们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件作品似乎也预示了之后的创作定了基调：考虑到我们是同性恋者，以及观众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还有展览现场类似真人秀的展示，我们这么说的。《巴黎日记》于2003年在巴黎佩罗坦画廊展出，现场有5名青少年在画廊写日记，观众能看到他们写日记或走动休息的样子。在认同性话题以及诱导观众参与的层面上，这件作品给出了很好的诠释。

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涉足的领域是艺术，而2009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举行的《收藏家》(The Collectors)展览无疑成为一大转折点。这件作品第一次为观众创造出了虚拟人物存在的假想环境。同时吸引观众参与进来，使他们成为受虚构主角招待的客人，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

《收藏家》展览之后在卡尔斯鲁厄制作的大规模公寓建筑，又承接了这一主题。我们在鹿特丹潜艇码头和博伊曼斯·范伯宁恩(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里反托邦式地营造出都市夜景的氛围，而V&A博物馆的《明天》和《穿越明天》展览在当时成为热门的话题。《收藏家》里运用的元素和创作手法像系列电影一样有种后承接的感觉。我有时觉得你们的作品仿佛某人的庞大“收藏品”一样，总之，会引发我展开很多奇怪的想象。两位都喜欢电影，会从那些优秀电影里常出现的家具中得到灵感吗？

最近，19世纪画家Vilhelm Hammershøi成为我们的灵感源泉。作为画家，他的创作对象常常是空房子。我们通过物品、设计、家具等了解人们怎么创造形象，这影响到我们对整体创作方向的调整。虽然从没想过我们自己的作品会带给别人庞大“收藏品”的感觉，但这很酷，我们只是怀疑有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一般既性感诙谐又具独特想象的作品里总是充满类似破坏和死亡的影子。有的雕像让人想起埋在土里的棺材或者被破坏的空间，比如医院的太平间等。被性、阶级和权力疏远的边缘人作为主角登场，或者作为一种想

象中的存在出现。刚才说过，他们具有破坏和死亡的冲动，而我们的大部分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固然，人们不愿提起自己的失败，但人生的黑暗部分，不也是人们经历中的重要部分吗？我们总是喜欢解读这些并不华丽的瞬间，只是不想聚焦于观众的角度。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这样做不是最好，如果观众在欣赏我们的作品时能给出自己的诠释会更好。或许一些重要的部分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即使在观展后能偶尔换种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也是好的。

你们的作品常常讲述关于特定时期的故事。关于“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要创作的形象或者情景呢？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很难说是否会创作关于“未来”的作品。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对下一阶段展开预测，我们总是跟着灵感走，当它来的时候，创意便会尽情萌发。但在过去20年间我们的作品变化很大，这是事实，比如说我们创作了很多作品的2000年代，如果告诉你我们做过把美术馆变成个人住宅的展览，你一定会很吃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创作也在不断变化着，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这一点本身就足够令人兴奋。关于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发展下去，请拭目以待吧。▲



64



65